

聖

後秦錄九

春秋卷第六十一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吉成詵

吉成詵南安人也建初元年萇攻拔秦州刺史王統羌胡應之者二萬餘戶詵因進曰臣州人殷地險雋傑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於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萇善之擢爲尚書郎萇與苻登累年相持

左僕射尹緯尚書令姚晃謂詵曰苻登窮寇歷
年未滅姦雄梟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
何詵曰主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
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氏賊不滅乎緯曰登窮
寇未滅奸雄扇合吾等寧無懼乎詵曰三秦天
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苻
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
地狹衆寡不足爲憂苻登藉烏合犬羊偷存假
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

然後克定大業耳晉漢魏之興皆十有餘年乃
能同一海內五六年間未爲久也主上神略內
明英武外發可謂無勦於天下取登有餘力願
布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候天時如其
鴻業不建者請腰斬詵以謝明公緯言之於萇
萇大悅賜詵爵關內侯遷給事黃門侍郎詵風
韻秀發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爲已任京兆
韋高放浪不稽慕阮藉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
酒詵聞而嘆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拔

劔求高高懼而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尹緯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族人尹赤爲襄司馬緯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氣岸魁梧議論爽慨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勲之際嘗輟書而嘆苻堅時以尹赤降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晚乃爲吏部郎晉書作令史風志豪邁郎皆憚之堅末年妖星見於東井緯知堅將滅心竊自喜踊躍向天再拜旣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

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己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耳旣而爲萇別騎校尉萇如馬牧緯與尹詳龐演等扇動諸豪共推萇爲盟主遷爲右司馬及苻堅敗萇遣緯說堅求禪代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郎堅歎曰卿宰相之才王景略之儔也而朕不知亾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馮翊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以爲不

可甚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爲不知緯曰陛下何如漢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萇默然出鏗爲北地太守萇死緯與興滅苻登成興之事業皆緯之力

也歷位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右僕射封清河侯友人隴西牛壽帥漢中流民歸興因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二疎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之徒洿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於夷吾識韓信於羈旅以斯爲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管言興聞而謂緯曰君與壽言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

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開晉書
建作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剪滅苻登盪清
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
與大悅及死興甚悼之贈司徒配饗於萇廟謚
曰忠成侯

趙遷

趙遷天水人苻堅時仕洛州刺史南巴校尉慕
容冲襲長安遷遂奔萇仕爲尚書左僕射萇與
群臣宴酒酣言於遷曰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
今忽爲群臣得無耻乎遷曰夫不耻以陛下爲
子臣等何耻爲臣萇大笑未幾卒於長安及泓
爲劉裕所滅乃徙其子孫於建康

薛辦

薛辦字允白其先自蜀徙於河東之汾陰因以
家焉遂爲汾陰人祖陶一作濤與薛祖薛洛等分
統部落故號世薛父疆復代領部衆而祖洛子
孫日以微劣疆遂總攝三營善於撫綏夷民歸
之者甚衆歷石虎苻堅世常憑河以自固興旣

僭立遂歸仕與爲鎮東將軍入爲尚書辦幼而
雋爽個儻多大略關中豪傑多歸慕之疆卒辦
襲統其營任爲尚書郎建威將軍太子中庶子
河北太守後稍憍傲頗失民心劉裕平泓遂舉
營降

胡辨

胡辨涼州西河人爲世大儒苻堅建元末東徙
洛陽隨講受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往從
之興勅關尉曰諸生咨訪道義修己勵身往來

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遂盛辨少
好學博綜經史風韻高爽氣幹不群嘗夜讀書
以燭繼晝爲世大儒

索盧曜

索盧曜燉煌人仕苻爲騎都尉苻登累年
相持曜乃自請刺登苻曰卿以身殉難將爲誰
乎曜曰事成甚幸不成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
西辛暹仰托明公苻遣之事發爲登所殺苻厚
加禮贈以暹爲驍騎都尉

王奚

王奚不知何許人驍勇有膂力善騎射仕興爲護羌校尉赫連勃勃入寇貳城奚聚衆三千屯於勃奇堡勃勃因進攻之短兵接戰奚爲勃勃所傷退而自固勃勃從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勃勃謂之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爲惠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

狄伯奇

狄伯奇天水人伯支之弟也仕爲秘書郎中奇少游獵曾得一豹見其文彩炳煥遂自盛歎始學蓺書獨擅其技時人莫及

梁國兒

梁國兒西胡人也膂力善騎射仕萇爲鎮北將軍守忠不二身先士卒隨萇征伐前後屢有大功封平輿侯興嗣立進位侍中性尤曠達不拘小節乃於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年

八十餘而卒

王滿聰

王滿聰仕興爲城門校尉興好遊畋常從朝門遊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旣至聰被甲持杖閉門拒之曰今已昏闇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明日召聰謂之曰卿社稷之臣也朕首嘉焉其進位二等

司馬休之

司馬休之字季預少仕晉清塗以功拜龍驤將軍襄城太守鎮歷陽桓玄率衆來攻休之力戰不克乃携子侄奔慕容超後還晉歷後將軍會稽內史都督荆雍梁秦寧益六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劉裕攻荊州休之時屯江陵以兵拒裕戰於江津敗績遂與雍州刺史魯宗之奔於秦興尋署休之爲荊州刺史任以東南之事休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擾動襄陽淮漢遂署爲鎮軍將軍楊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休

之將行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據苻讖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今使休之擅兵於外既得擢鱗南翔恐非復池中之物也不如以高爵厚禮畱之京師不宜放之興曰昔文王卒免姜里高祖不斃鴻門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司馬氏脫如苻讖之言畱之適足爲患遂遣之裕旣平泓休之奔魏未至道卒

韓延之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

少以義烈著聞仕晉建威將軍荊州從事歷平西府錄事參軍自以世仕晉臣不臣劉氏以裕父名翹字顯宗遂自字顯宗名見爲翹後裕攻襄陽延之與司馬休之俱奔於秦興署爲安遠將軍雍州刺史及裕入關遂奔降魏裕招延之延之復書甚烈見晉書

索稜

索稜字孟則燉煌人也好學博文甚器重之委以機密文章詔檄皆稜之文也後爲平原太

守以德化民畏而愛之歌曰懿矣明守庶績允
釐剖苻作宰實獲我思興時爲太常興以勃勃
乾歸作亂西北僭檀蒙遜阻兵河右欲求重將
鎮撫二方而難其人遂以稜爲太尉領隴西內
史綏誘西秦政績旣美乾歸感而歸之未幾稜
以隴西之衆降於熾磐

苟和

苟和略陽人征北將軍齊公恢之舅也泓時仕
爲立節將軍恢阻兵謀叛諸將多有應之者惟

和守忠不二泓召而謂之曰衆人咸懷去就卿
何能自安耶和曰若天縱妖賊得肆其逆節者
舅甥之理不得奔馳而加親如其罪極逆消天
盈其罰者守忠執志臣之體也違親叛君臣之
所耻泓善其忠加金章紫綬

趙玄

趙玄天水人也仕泓爲寧朔將軍立志忠誠善
撫士卒陳畱公洸鎮洛陽玄時爲部將晉遣檀
道濟來伐師至城臯玄因說洸曰今晉寇益深

人情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勦宜攝諸戍兵士
 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戰若不捷
 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師無損敗晉終不敢越金
 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是我不戰而坐收其
 敝也洸司馬姚禹及主簿閻恢楊虔等與道濟
 潛通嫉玄守正咸共毀之言於洸曰殿下以英
 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為朝廷所
 責乎洸以為然遣玄帥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
 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止有死耳但
 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姦孽所誤後必悔之恐
 無及耳未幾道濟等長驅而進玄與龍驤司馬
 毛德祖戰於柏谷衆寡不敵為德祖所敗被十
 餘創據地大呼玄司馬騫鑿冒刃抱玄而泣玄
 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鑿曰若將軍不濟當與
 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

孫讚

孫讚咸陽石安人仕泓為安定護軍赫連勃勃
 來侵人懷危懼亾奔相屬讚獨率衆拒守城陷

爲勃勃所殺

徐衆

徐衆本羌氏泓之女婿也長安既破衆率其餘黨連營叛走鎮西中兵叅軍寧遠劉營祖與檀道濟等攻營破之斬首俘馘不可稱計

就李陳泰交校

春秋第六十一卷

後秦錄十

春秋卷第六十二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鳩摩羅什

一名句摩羅耆婆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家世勲烈祖父達多侗儻不群父鳩摩羅炎聰慧有美節龜茲王迎爲國師王妹才悟明敏過目必解見羅炎心欲之因以妻焉什在胎時其母慧解倍常年七歲與母俱出家日誦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聲滿葱左譽流河外什母謂什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應

大闡其丹傳之東土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
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洗
悟矇俗雖復身當鑪鎔苦而無恨秦苻堅時遣
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西伐龜茲堅謂光曰夫
帝王應運而治以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
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羅
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
且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克龜茲卽馳驛送來光
旣克龜茲還至涼州堅爲姚萇所害乃縞素三

軍大臨城南僭號稱元及呂隆時姚萇僭號關
中亦聞什名遣使來迎隆以什智計多解恐爲
姚氏謀不許東入萇卒子興襲僞位復遣使來
迎隆乃上表送什入關至於長安興待以國師
之禮甚見優寵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
經復使沙門僧碧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
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什旨便出經論凡三
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高敏隨什傳寫每與叡
言西方辭體商略異同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

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贊
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
但改胡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
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常嘆曰吾若
著筆作大乘阿毘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
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悽然而止獨
與興著實相論二卷并著維摩出言成章無所
刪改辭旨婉約莫非玄奧興奉之若神嘗誦經
於草堂寺興及朝臣沙門數千肅容觀聽興諮

什通三世論曰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
莫適所定此亦是大法中一段處所而有無不
判情每慨之是以忽疏野懷聊復孟浪言之誠
知孟浪之言不足以會理然習襟之中欲有少
許了不能默已輒疏條相呈匠者可爲折衷余
以爲三世一統循環爲用過去雖滅其理常在
所以在者非如阿毘曇注言五陰塊然喻若足
之履地真足雖往厥跡猶存常來如火之在木
中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言無火耶火緣

合而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耶則犯常嫌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恒相因苟因理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什答書曰雅論大通甚佳去來定無此作不通佛說色陰三世和合聰明爲色五陰皆爾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以是故知必有過去無無因之咎又云六識之意識依已滅之意爲本而生意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來中果報也又十方中第二力知三世諸業又云若無過去業則無

三塗報又云學人若有漏心中則不應名爲聖人以此諸比固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去未來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緣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過去未來則與此法相違所以者何如有穀子地水時節芽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則無所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而生又若生有則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無有無之說性時所宜耳以過去法起行業不得言無又云今不與昔對不得言有雅論之通甚有佳

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來現在如未來
現在如亦不離過去如此亦不言無也此實是
經中之大要俟得高對通復盡之什爲入神情
鑑徹傲岸出群應機領會鮮有其疋且篤性仁
厚汎愛爲心虛已善誘終日無倦一日忽下高
座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障須婦人興謂
之曰大師聰明超悟海內無雙若一旦後世何
可使法種無嗣遂以宮女送之一交而生二子
自爾已後不住僧房別立廨舍供給豐盈諸僧

有效之者什聚針盈鉢謂曰若能相效食此者
乃可畜室耳因舉七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
止什每至講說嘗先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
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居秦九年而疾與衆僧
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愴惻可
言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所出經論三百餘卷
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
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
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

弘始十一年秋八月二十日卒與於逍遙園依
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唯舌不爛

道恒道標

道恒藍田人學兼內外才思清敏聞羅什入關
往從之遊同學道標亦雅有才力與恒齊名與
雅聞二人神氣俊朗有經國之術勅尚書令顯
宜旨敦勉罷道輔政乃下書恒標曰卿等樂道
體閑服膺法門皦然之操實在可嘉但朕臨四
海治必須才方欲招肥遁於山林搜陸沉於屠

肆况卿等周旋篤舊朕所知盡各挹幹時之能
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求賢之至情卿等兼弘
之深趣耶昔人有言國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
更索是之謂也今勅尚書令顯便奪卿等二乘
之福心由卿清名之容室讚時益世豈不大哉
苟心存道味寧係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爲
辭也恒標抗表陳情曰奉去月二十八日詔勅
尚書令奪恒標等法服承命悲懼五情失守俯
仰惶慙無地自厝恒等誠才質闇短染法未久

所存既重眷慕亦深猥蒙優詔褒飾過美開諭
誨勵言理備至但情之所安實懷罔已法服之
下誓畢身命兼少習佛法不閑世事徒法非常
之舉終無殊異之功雖有拔能之名而無益時
之用未見秋毫之補將有山岳之虧竊爲陛下
不取也昔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全管寧
之操陛下天縱之聖議論每欲遠輩堯舜今乃
冠巾兩道人反在光武魏文之下願折至尊之
高懷遂匹夫之微志在宥群方靡不自盡况陛

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使四方義學之士萃於
京師新異經典流乎遐邇大法之隆於茲爲盛
方將闡揚洪化助明振暉嗣祗洹之遺響扇靈
鷲之餘風建千載之軌模爲後生之津塗而恒
等豈可獨屈於明時不得伸其志願伏願鑒其
元元之情特垂曠蕩通物之理更賜明詔聽遂
微心則銜恩九泉感德累劫不勝戰慄謹奏以
聞興復詔恒標曰省所奏具意今所以相屈者
時所須也不復相推本心以及於此煩懇勲廣

自料理吾之情趣想卿等體之在素不復煩言
便可奉承時命勉菩薩之蹤耳恒標復答書曰
恒等近自陳寫冀悟聖鑒重奉明詔不蒙矜恕
伏讀悲惶若無神守陛下仁弘覆載使物悅其
性恒等少習法化愚情所樂誓以微命與法服
俱盡而過恩垂及眷忘其陋勸弘菩薩兼濟之
道然志力有限實所不堪非徒餘年苟自求免
直愚衷所存私懷必守伏願鑒恕往之誠不責
偏執之咎特賜明旨聽遂微心屢延明詔隨用

懷息不勝元元之至謹重奏以聞興復詔恒標
曰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當開意
以從時命無復煩於鄭重也恒標復答書曰恒
等愚意所執具如前表精誠微薄不能感悟聖
心累蒙遣詔未蒙慈恕俯仰憂怖無復心情陛
下道懷虛納養物無際願開天地之恩得遂一
分之志愚守之誠畢命無辜分受違詔之愆其
引無限之罪屢污聖聽追用悚息不任固極之
情謹奏以聞興不得已乃書與羅什曰別已數

旬旋有思想漸暖比日何如小虜遠舉更無處
分正有憤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
道恒等令釋羅漢之服尋大士之蹤想當盤桓
耳然道無不在法師可勸進之苟廢其尋道之
心亦何必須爾也致意遷上人別來何似不審
碧統復何如多事不能一一爲書恒等亦可令
諸上人勸其令造菩薩之行也興復命僧碧等
勉諭之必欲遂其心碧等奏章叙其事略曰惟
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恒標業已毀除鬚髮著不

正之衣今使處縉紳之朝非其志也且大秦龍
興異才輩出如恒標等未爲卓異何足拘以文
網也興又下書與僧碧等曰省疏所引一二具
之朕以爲獨善之美不如兼濟之功自守之節
未若拯物之大雖子陵頡頏於光武君平傲岸
於蜀肆周黨辭祿於漢朝杜微稱聾於諸葛此
皆偏尚耿介之士耳何足以關默語之要領高
勝之趣哉今九有未乂黔黎荼毒朕以寡德獨
當其弊思得群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潛心法

門亦毘世宣教縱不能導物化時勉人爲治而
遠美辭世之許由高散髮於謝敷若九河橫流
人盡爲魚法師等雖毘世宣教亦安施乎而道
恒等伏膺法訓爲日久矣然其才用足以成務
故欲枉奪其志以輔時政耳若福報有徵佛不
虛言極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勲功福在此
而不在彼可相誨諭時副所望僧碧等答典書
曰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足其須有德而
治天下是以古之明王審違性之難御悟任物

之易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魏國
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舜蒲輪於漢世晉國
戴逵被褐於剡縣謝敷散髮於若邪蓋以適賢
之性爲得賢也故上有明君下有葦帶逸民之
風垂訓於今矣今恒標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
且少習玄化伏膺佛道一性之誠心志匪席至
於敷演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啟悟童稚助化功
德使物識罪福則有濟苦之益苟佛不虛言恒
等有弘毘邪之訓矣竊聞近日猥蒙優詔使釋

法服將擢翠翅於寒條之上曜扶渠於重冰之上斯誠陛下仁愛愷悌不世之恩然碧等眷眷竊有愚心以陛下振道德之綱以維六合恢九德之網以羅四海使玄風扇於千載之前仁義陶於萬世之後宇宙之外感純德以化寬九域之內肆玄津以逍遙匹夫無溝壑之怨嫠婦無停緯之歎此實所以垂化海內所以仰賴愚謂恒標雖區區一分守所見爲小異然故在羅網之內卽是陛下道化之一臣昔宇佐治十二年

未聞釋奪法衣形服世儀苟於時有補袈裟之中亦有弘益何足復奪道與俗違其適性昔巢由抗節堯許俱高四皓匪降上下同美斯乃古今之一揆百代之同風且德非管仲不足華軒堂阜智非孔明豈足三顧草廬願陛下放既往之恩從其微志使上不失惠下不失分則皇唐之化於斯而在箕頰之賓復見今日矣碧等庸近獻愚直言懼觸天威追用悚息僧碧等言興後頻復下書舉衆懇乞乃得寢恒因嘆曰古人

有言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名進
真道之累也遂與標去入琅琊山終世不出

僧肇

僧肇京兆人也家貧以傭書爲業遂因繕寫歷
觀經史備盡典墳年及弱冠名振關中時競譽
之徒千里負糧入關抗辨肇旣才思幽玄又善
談說承機控銳會不流滯京兆宿儒及關外英
彥莫不挹其鋒辨後羅什至關中肇自遠從之
什嗟賞無已及什適長安肇亦隨入姚興命肇

與僧叡俱入逍遙園助什詳定經論因著般若
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示什什讀之稱善復
著涅槃無名論其後十演九折凡數千言論成
之後上表於興曰肇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
寧王侯得一以治天下伏惟陛下睿哲欽明道
與時會妙契寰中理無不統故能遊刃萬機弘
道終日威被蒼生垂文作範所以域中有四大
王居一焉涅槃之道也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
之淵府渺茫希夷絕視聽之域幽致虛玄非群

情之所測肇以人微猥蒙國恩得閑居學肆在
什公門下十有餘年雖衆經殊趣勝致非一然
涅槃一義常以聽習爲先但肇才識闇短雖屢
蒙誨諭猶懷漠漠爲竭愚懷亦如似有解然未
經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什公去世諮證無
所以爲永恨而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神契
目擊道存快其方寸故能振彼玄風以啟末俗
一日過蒙答安成侯嵩問無爲宗極頗涉涅槃
無名之義今輒作涅槃無名論有十演九折博

採衆經託證成喻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曰
關諸神心窮究遠當聊以擬議玄門班諭學徒
耳若少參聖旨願勅存記如其有差伏承旨授
與答旨慇懃備加讚述卽勅令繕寫班諸子侄
其爲時所重如此肇又爲羅什法師誄曰夫道
不自弘弘必由人俗不自覺覺必待匠待匠故
世有高悟之期由人故道有小成之運運在小
成則靈津輟流期在高悟則玄鋒可詣然能仁
曠世期將千載時師邪心是非競起故使靈規

潛逝微緒殆亂爰有什法師者蓋先覺之遺嗣也凝思大方馳懷高觀審釋道之陵遲悼蒼生之窮藹故乃奮迅神儀寓形季俗繼承洪緒爲時城塹世之安寢則覺以大旨時將晝昏乃朗以慧日思結頽綱於道消緝落緒於窮運故乘時以會錯枉以正一叩則時無互鄉再擊則畏壘歸仁於斯時也羊鹿之駕摧輪六師之軍覆轍二想之玄旣明一乘之奧亦顯是以端坐嶺東嚮馳八極恬愉弘諭思順九流大秦苻姚二大王師旅以延之斯仁王也心遊大覺之門形鎮萬化之上外揚羲和之風內盛弘法之術道契神交屈爲形授公以宗匠不重則其道不尊故蘊懷神寶感而後動自公形應秦川若燭龍之曜神光恢廓大宗若曦和之出樽桑融冶常道盡重玄之玄閒邪悟俗窮名教之美言旣適時理有圓會故辨不徒興道不虛唱斯乃法鼓重振於閻浮梵輪再轉於天地矣自非位超修成體精百鍊行藏應時其孰契於茲乎以要言

之其爲弘也隆於春陽其除患也厲於秋霜故
巍巍乎蕩蕩乎無邊之高韻然隘運幽興若人
云暮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乎大寺
嗚呼哀哉道匠西傾靈軸東摧朝曦落曜寶岳
崩頽六合晝昏迷駕九迴神關重閉三塗競開
夜光可惜盲子可哀罔極之感人百其懷乃爲
誄曰先覺登遐靈風緬邈通仙潛凝應真冲漠
叢叢九流是非競作悠悠盲子神根沉溺時無
指南誰識冥度大人遠覺幽懷獨悟冲恬靜默

抱此玄素應期乘運翔翼天路旣曰應運宜當
時望受生乘利形標竒相襁褓俊遠齟齬逸量
思不再經悟不待匠投足八道遊神三向玄根
挺秀宏音遠唱又以抗節忽棄榮俗從容道門
尊尚素朴有典斯尋有妙斯錄弘無自替宗無
擬族霜結如冰神安如岳外迹彌高內朗彌足
恢恢高韻可模可因悒悒冲懷惟妙惟真靜以
通玄動以應人言爲世寶默爲時珍華風旣立
二教亦賓誰謂道消玄化玄新自公之覺道無

不弘靈風遐扇逸嚮高騰廓茲大方然斯慧燈
道音始唱俗網以崩癡根彌拔上善彌增人之
寓俗其徒無方統斯群有紐茲頽綱順以四恩
降以慧霜如彼維摩迹參城坊形雖圓應神冲
帝鄉來教雖妙何足以臧偉哉大人振隆圓德
標此名相顯彼冲默通以衆妙約以玄則方隆
般若以應天比如何運遭幽里冥克天路誰通
三途誰塞嗚呼哀哉至人無爲而無不爲擁網
遐籠長途遠羈純恩下釣客旅上攜恂恂善誘

肅肅風馳道能易俗化能移時奈何昊天摧此
靈規至真既往一道莫施天人哀泣悲慟靈祗
嗚呼哀哉公之云亾時惟百六道匠韜斤梵輪
摧軸朝陽頽景瓊岳巔覆宇宙晝昏時喪道目
哀哀蒼生誰撫誰育普天悲感我增摧衄嗚呼
哀哉昔吾一時曾遊仁川遵其餘波纂承虛玄
用之無窮鑽之彌堅躍日絕塵思加數年微情
未叙已隨化遷如可贖今貿之以千時無可待
命無可延惟身惟人靡憑靡緣馳懷罔極情悲

吳天嗚呼哀哉肇以秦弘始十六年卒於長安
是晉義熙十年也

道融

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內外經典無不綜
覽聞羅什在關中負笈往從什見而奇之謂姚
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大奇聰明釋子興引見嘆
異勅入逍遙園叅正詳譯又命融講新法華什
自聽之乃嘆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俄而獅子
國有一婆羅門聰辨多學西土俗書莫不披誦

爲外道之宗聞什在關中乃謂其徒曰寧可使
什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治東土遂
馱其書至乞與僧辨論時興見其口眼便辟頗
亦惑之婆羅門乃啟興曰至道無方各遵其事
今請與秦僧搆其辨力隨有優者卽傳其化興
許之關中沙門相視缺然莫敢與抗什謂融曰
子可以當之融顧外道經書未讀乃密使人錄
其所讀書目一覽卽誦克日議論興亦自出公
卿皆集融與婆羅門擬相酬答鋒辨飛玄彼所

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能博觀爲誇融乃數其書并秦地經史三倍之一什乘勝嘲曰卿乃未聞秦有博學者乎敢輕遠來於是婆羅門愧服旬日而去

佛陀耶舍

佛陀耶舍蜀賓人來入沙勒國羅什初從受學甚相尊敬什旣隨母還龜茲頃之沙勒國王死太子卽位時苻堅遣呂光西伐龜茲龜茲王求救於沙勒沙勒自率兵救之畱耶舍輔太子委

以後事救軍未至而龜茲已敗王歸具說羅什爲光所執舍乃嘆曰我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羈虜相見何期停十餘年東適龜茲什在姑臧遣使要之舍裹糧而往行至姑臧什已入長安聞與逼以宮女歎曰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刺乎什聞其至姑臧勸與往迎與不納乃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遠幽致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着

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與從之遣使招迎厚
加贈遺舍皆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應馳驛
副檀越待士之勤脫如羅什見禮則未敢聞命
高僧傳作則貧道當在北山北矣使還具說與歎其幾慎欽佇
不已復遣使盡禮徵之方至長安興自出郊迎
別立精舍於逍遙園中供設如王者舍一無所
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於是什出十住經一月
餘日疑難猶豫尚未操筆舍既至共相參決辭
理方足舍爲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

髭毘婆沙衣鉢卧具滿三間屋不以關心興爲
偵之於城南造寺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司隸校
尉姚爽請令出之疑其遺謬乃試令誦羌籍藥
方可五萬言經一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
服其強記後辭還蜀賓

曇無成

曇無成本姓馬字季長扶風人也家世避難移
居黃龍年十三出家履素清正神悟絕倫聞羅
什在關中負笈從之既至見什什問沙彌何能

遠來答曰聞道而來什大喜之言之於興興謂
之曰馬季長碩學高明素矯當世法師故當不
爾答曰以道伏心爲除此過興甚異之知姚祚
將亾關中危亂先遁迹於淮南中寺

道碧

道碧姓傅氏北地潯陽人奉律精苦爲興所重
自羅什入關僧尼萬數頗多愆濫興甚患之曰
凡夫學僧未加苦忍安得無過過而將極過遂
多矣宜立僧正以清大望因下詔曰大法東遷

於今爲極僧尼寢多宜設綱領宜授遠規以濟
頽緒碧法師早有學誼晚以德稱可爲國內僧
正給輿吏力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又以
僧遷禪惠爲悅衆以法歛惠斌爲僧錄班秩有
差尋加親信仗身白從各三十人

僧叡

僧叡魏郡長樂人也自少出家年二十博通經
論遂有盛名及從羅什受業妙悟絕倫秦司徒
嵩深相禮重興嘗問嵩曰叡公誰可比嵩曰實

鄴衛之松柏

一云未見歸宿

及朝會公卿大集觀其才

器獻風神散徹

一云風韻窪隆含吐彬蔚

興大悅即勅給俸

郵吏力人輿輿後謂嵩曰乃四海之標領何獨

鄴衛之松柏獻講成實論什曰此評論中有七

處文破毘曇子能辨乎獻舉以應問皆當其意

什嘆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復何恨焉

覺賢

即梵言佛馭跋陀羅

覺賢天竺人弘始八年至長安羅什倒屣迎之

恨相見之遲論議多所發明賢曰公所譯未出

人意乃有高名何耶什曰吾以年運已往為學

者妄相粉飾公雷同以為高可乎遂與賢決未

了義彌增崇敬泓為太子時延至東宮對什論

法什曰法云何空答曰眾微成色色無自性故

色即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

答曰以一微故眾微空以眾微故一微空沙門

曇寶譯出此語不省其意皆謂賢所計微塵是

常更申請之賢曰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

故有眾微微無自性則是空矣寧當言不破一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三
微乎與時專尚玄化沙門出入宮闕者數千唯
賢不與衆同墮然而已偶謂弟子曰昨見天竺
五船俱發今應至矣又其徒自言得初果僧正
道砮曰佛不許自言所得法五船之論何所窮
詰弟子輕言狂惑於律有違義不同處渡江而
去興聞其去謂道恒曰覺賢沙門豈可以一言
之咎令萬夫無導勅令追之賢謂使者曰誠知
恩旨無預聞命竟入匡廬山云

法明

梵言曇
摩耶舍

法明蜀賓人少而好學爲弗若多羅所知及長
氣幹高爽神識明悟與衆不群博覽經典潛思
八禪遊心七覺時人方之浮頭婆馱孤行山澤
不避虎兇晉隆安中至廣州住白沙寺善誦毘
婆沙律咸稱爲大毘婆沙時年已八十五徒衆
八十五人晉故丹陽尹顏峻女法弘交州刺史
張牧女普明諮受佛法法明爲說佛生緣起并
爲譯出差摩經一卷至秦弘始中入長安興時
甚崇佛法法明旣至深加禮異會有天竺沙門

曇摩掘多亦入關中同氣相求宛然若舊因其
出舍利弗阿毘曇弘始九年初書梵文至十六
年翻譯方竟凡二十二卷太子泓親管理味沙
門道標爲之作序

弗若多羅

弗若多羅罽賓人少出家以戒節見稱備通三
藏專精律部爲外國師宗咸敬異之弘始初至
關中與待以上賓之禮羅什亦挹其戒範厚相
崇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闡多羅旣善斯部

其推譯之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沙門數百
人於長安城中寺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
文二分獲一而多羅奄逝會沙門曇摩流支亦
善毘尼匡山遠公聞之而喜走書關中勸支出
其律足成之支乃與什續而終焉律義大備自
此而始

法羽

法羽冀州人慧始弟子也始立行精苦修頭陀
之業羽操心勇猛深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

身供養弘始中興叔父晉王緒時鎮蒲坂羽以
事白緒緒曰入道多方何必燒身不敢固違幸
願三思羽誓志既堅卽服香油以布纏體誦舍
身呪以火自燎

法智

法智白衣時獨行大澤中忽遇猛火四起走路
已絕便禮誦觀世音俄而火過一澤之草無有
遺莖唯智所容身處不燒遂敬奉大法後爲興
將從征魏軍退失馬墜羌圍中隱溝邊叢棘以
自蔽復念觀世音心甚切至隔溝人遙喚後軍
指令殺之軍過搜尋竟無見者得免於難

賀僧

沙門賀僧者不知何許人亦莫知其所從來自
云遊歷五郡齋戒奉道爲百姓說吉凶皆有效
驗興甚神禮之興嘗朝群臣於太極殿僧慟泣
不能自勝衆咸怪之及興死泓立僧謂泓曰宜
潔掃一馬廄開屋說大抑有冀馬其大非常自
遠來天所送矣

十六國春秋卷之六十三

李貞開校



